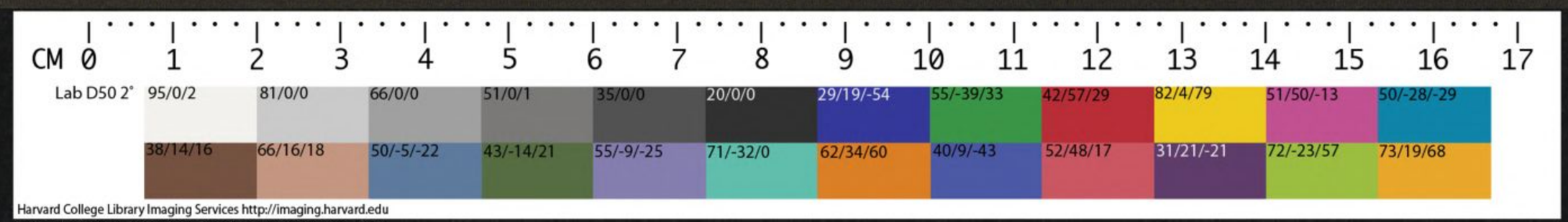
T2720/9014B
1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五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　仝　岸生沈國元校　正

宣宗章皇帝紀

丙午　宣德元年

正月遣使齎勑命庶刺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頃之有言于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覘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　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勑儒臣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擢文選郎中鄭誠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陽武侯薛祿言免宣府懷安永寧諸衛軍採辦柴炭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
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
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
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
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
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對曰
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蔔楷三千束蘆葦蒲五千束麻
千斤例當順天取給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于民如
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
過勞民傷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三月陳智方政討黎利兵敗于茶籠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爲禮部尚書先
是濙爲禮部左侍郎　仁宗以
之改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　上知其忠
誠召陞是職○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言朝廷近
差內使于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
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
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

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未完悉皆停止（）命成山侯王通
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交趾征勦
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削陳智方政官
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寔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
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
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興
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
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王毒害國人太
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
前王子孫立之嗣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
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
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
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
之詔于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
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
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
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
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
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

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　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釋義勇衛軍閆羣兒等死罪

披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者嘗以告羣兒羣兒數箠毛欲殺之毛于是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罪當斬貴被劫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爲盜擊登聞鼓訴寃　上命釋羣兒毛氏論死諭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勘他適有驗實不爲盜　上曰平左都御史劉觀曰皆隋煬帝令王世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寃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情此矣

五月　上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祗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

帝駐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爲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建曰　宣廟之柄用陳山張瑛猶　在廟之柄用楊士奇黃淮皆青宮舊恩也然山瑛人品本逮前矣故皆不得久居內閣後亦無稱焉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按璉廣東東莞人舉于鄉初爲桂林教授遷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擢知許州改滁州以寬厚爲治均徭役時征斂禁奸戢暴民用大和文皇巡幸非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隱治有異等者加陞擢焉衆言滁績最滁民恐失之請闕乞留遂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嘗再同考會試進士頌平胡頌鐃歌鼓吹擢四川按察使治績已著會吏部言璉素有文學及召改是職滁民思之祠于酹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云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防其來不來未足較也○沈度爲行在翰林學士○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卢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

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戊申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　太祖開創　太宗中興固宜設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朝自可免設以省民力且一費百萬于先帝何益　上從之遂著爲令○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民食最難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上御西角門論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速行

之○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

七月順天府懷柔縣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念民力艱難命減半造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討平之

救高煦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　仁宗崩高煦反謀益決于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樂安知州朱恒爲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好邪亂政爲辭中外恟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僞爲內應輔即縛其人白于　上　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　上有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不可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時自効　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今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非入胡勅法司盡弛軍旗刑徒指揮蔣勛守居庸毋令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亮都督張升山雲尚雲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

淡張木遍政使顧佐扈行
師晝夜兼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
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
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
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
展轉不能斷今破反輕脫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
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幷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
朕行已胆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
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
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
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
顧赴家柰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
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
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張赦失國本之
貫高淮南爰詠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
者朕與王除過恩澧如初不然一戰或擒或以王爲奇
貨縛來獻悔無及矣辛丑朱已昧爽駐驛樂安城北城中黑
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
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勑諭高

煦再遣勑皆不答翼宇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察遣
人詣行在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
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
高煦將出王斌等立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詣
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勑敕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
下命 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
同謀脇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
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頒
繫高煦父子赴非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
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至京皆伏誅惟長
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非爲民誅靳榮子義天津鎮
守都督孫勝等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
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遣者一
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繫
大內道遙城一月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
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
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
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

是很也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六日還京兵不血刃不踰旬而罪人斯得遂夷大難四海永清榮原吉之力也

建曰楊夏二公此舉鑒建文之失也當時事起倉卒人心洶洶而高煦素號勇悍善戰諸將所畏苟宣廟稍涉猶豫不即決親征而命將天下事未可知凡此生民將復不勝其荼毒矣幸而奮策決機風馳電擊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遂使羣兇解體宗社茲非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手勑諭趙王時高煦既擒　車駕將還京師尚書陳山迎謁言于上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　上召楊榮及寮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上領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勑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勑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

薄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
不盡劇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
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
是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
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柰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
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還袁容及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
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
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始息已召士奇曰
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
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先是　仁宗遣中
官山壽賫敕赦黎利之罪命爲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衆
寇掠勢益張大通帥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爲宜駐師石室
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諭以利害且
陳方略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
賊遇自巳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
首惡身被創甚通懼師却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謚節愍
官其子樞爲給事中○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
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時淮父性年九十猶
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
至正統末方卒

建曰抄瑣綴錄記黃文簡好詆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藥人自是有吉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矣及考三朝聖諭記淮嘗毀胡廣楊士奇二人于 文廟然則文簡好毀同列事固有之耶嘗怪洪熙初綰綬斜繆圖書之賜與語辭二語之贈獨淮皆不與豈亦所謂反爾之報爲二楊諸公所短故耶以此觀當時內閣諸臣似亦未盡協恭和衷之義玩三朝聖諭錄諸公相嫌之隙尤著

改山東樂安州爲武定州○交阯痍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孰死之

按忠荆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爲知州至是黎賊侵圍鎮城滯鎮以忠有膽畧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國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坐地罵曰豚狗奴吾天朝臣豈貪汝大逆之食奪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頓遂過害事聞上深悼惜之

王瑾之禍兆於此矣

物旌其門賜謚曰忠節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隱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非關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好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奸人之賄輒隨之民受枉比比遠邇一轍 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賜御用監太監王瑾玉帶

九月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用軍糧二十石應斬 上曰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喪身何異剖腹而藏珠者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乃坐原

罰

十月復檀凱思州府通判凱爲通判九載當陞其民請闕言覬撫字益弟乞復其任吏部以聞 上歎曰貴州至非京甚遠民畏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卽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愼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薄征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上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瘝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時勉之囚復其官○張本爲兵部尚書○是年陳祚十謙爲監察御史 祚由鹿吉士陞泰議以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勞苦者十年至是陞之

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梵贊善五王

丁未 宣德二年

正月以上元節勑賜百官假十日俾各燕飲爲樂以彰太平之休自是歲以爲常○申明屯田之法

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

三朝競勵政無敢自以為太平者行之自宣廟始

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嘗
砥事我　皇祖　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
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等
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
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
直剛正賜濮曰清和恭靖

按楊文敏家集記當時被賜銀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記被賜銀圖書四顆曰毘陵胡濮曰文恭世家曰太宗伯章曰清和恭靖餘未有考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仍舊○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虞復見楊榮獻頌○改轉運爲支運○命定逵侯柳升帥師赴交阯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署者以自助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雲姿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略永樂中爲指揮使征迤非從爲諸將先陞都督僉事至是朝廷以廣西猺獞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命雲充摠兵官往鎮之

建曰按永東曰記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尚詩殺山蹇義繼之則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土官一以威嚴刻期征調無敢違者又記廣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汗黜墨終不可渝也公又曰人云上夷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黷丁卯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亦可尚云○又按傳信錄太祖開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廳後有天下以其俱老成不貪除春爲儀鑾司副使陞福建參政除興宗金華知縣李善長諍曰興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于牧民何有後累遷蘇州知府河南布政思謂比鄭宰事觀之國初雖賤隸中猶有如此之賢近日儒紳上大或反不逮何也豈非世變然與

四月廢晉王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

按晉恭王棡卒世子濟熿嗣王濟熿之弟濟熿狠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熿不爲解因嗾慶成諸王日訴濟熿之過于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熿罪竟奪濟熿王爵廢爲庶人濟熿爲逆逮治京師濟熿益驕橫百方誣承奉左徵佐濟熿爲幽苦濟熿父子恭王有老媪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于獄中令馳驛召濟熿父子時濟熿囚室已十年而府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至空室解因濟熿縲縶纔相抱大慟濟熿橫由是愁望出楊語濟熿父子見文皇行在所濟熿病懣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橫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改有田在連伯灘隸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還美圭濟熿不從仁宗書諭濟熿曰美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綱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兼汝田兄弟叔侄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叔久當憐汝濟熿得書益廣致妖巫府中造呪詛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即位憐濟熿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呪詛事益露自度罪不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熿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

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則爲民毋致妄冒違者以罪不恕

被楊東里集先是 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請南直隸蘇常諸郡者銳意得軍爲功不復顧民枉民多受誣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執不從御史怒宗璉異已數出無禮語詬詈之宗璉忿欝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賴宗璉以免于枉者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希合御史意峻刑枉民動以千計怨聲載道常之人于君山祀之肖謂以蘇常二郡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不可勝言矣嗚呼以民枉而推之則天下之民受枉者不可勝言矣嗚呼以民枉而差清軍御史清軍差而民益枉則曷若勿差勿清之爲愈乎則曷若併其差于巡按而使官減一員民減一害愈乎然此猶就獎論獎非窮本之論具見于治安要議具見于此紀弘治之二年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阯先是升兵入交阯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

獠人又走京師首報內使劉信又奏濟煥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軍欲焦高煦寧化王又言濟煥毒弒其母濟煥始惧上以勑符召濟煥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煥伏地頓首上書論諸王與謀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煥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死刺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遣人朝貢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

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安知其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勑書數次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强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驅象鬬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卽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阯先是馬騏既激變交吐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　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旣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饌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棄交阯師師還柳升等旣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死革爵○黎利寇臨涼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被輔江西廬陵人初爲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臨江府爲人惇朴不事表暴撫綏其民如子衆咸愛戴之時

寇勢熾甚他郡縣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既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鬥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不可與亡義不可汙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上聞贈子輔參政賜祭復其家

建日是時交阯二十餘州郡文武官吏死于黎利之難者何啻數百千計如何忠烈劉子輔諸人名氏節槩僅僅見之餘多湮沒無聞焉惜哉惜哉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謀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寔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于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嶌表示諭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

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詔册封陳暠爲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建曰交阯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爲說意固美矣然是時交阯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人皆斂送爲南荒之鬼不亦悲乎吾邑羅公亨信以給事中註誤謫使交阯九載洪熙初用洗馬張瑛萬始得召還爲御史既還而變作有功于邊爲時名臣使非張瑛之薦難乎免矣又祁門李厚者爲刑部主事以恤獄忤旨還改吏部赴召僅五日而變作吉亦謫交阯椽數年召還華人皆不得歸人以厚爲忠誠獲報(見徽州志二公之不渝胥異類者亳髮爾矣

文皇之郡縣交阯蓋欲變蠻爲中華今乃忍棄中華之人使爲彼蠻貊之臣僕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以愚揆之當時似宜勑責王通駐師境上勿卻而更遣張英國再臨之英國二定交南蠻酋所望而震焉者使之相機覘釁變可復取則取之不可則責黎利使盡歸中華之人然後從其請而封之斯不爲仁昭而義者乎益斯時利所欲得者止于境土所畏者英國用兵從其請而使歸華人宜無不承者二楊不知出此過慮往轍遂一切棄然知敵欺而不校損國威不恤不如之何蹇夏無名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愚二楊亦末如之何蹇夏無名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愚

十一月 皇子生赦天下皇子孫貴妃所生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

册立孫貴妃爲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閑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 孫后之右焉

按經濟錄成化中禮部尚書姚夔會題陵廟事言 宣宗晚年欲追復故后徽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此與宋仁宗廢郭后尋亦追悔事頗同後天順中 英廟承先志卒復胡后位號

以黃福爲戶部尚書歸自交阯也尋改南京○薛瑄爲監察御史

按瓚綴日錄宣德初思用舊人召寔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勑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疏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治矣

按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于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科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歎而已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是年命有司致祭宋丞相文天祥歲爲例○下司禮太監侯泰于都察院獄以泰秘漢府反狀既又奉命選駙馬擅作威福凌辱職官捶死義勇衛經歷董純復受人賂事覺下之獄○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逵卒

戊申　宣德三年

正月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

撫部屬○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珎等下吏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驥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珎等坐罪有差○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二月册　皇長子御名祁鎮爲　皇太子○封孫忠爲會昌伯　皇后父也

三月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及翰林諸臣凡十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詔許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　上諭諸臣曰今天下無事雖不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日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也復網魚射鳧賜宴盡歡而罷尋復召諸臣賜遊東苑○工部侍郎李新宜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川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比者伏蒙聖諭戒飭臣等有曰官不必備貴在得人今事不加多而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郎主事俱宜裁革從之○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自虜中逸歸　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多矣今獲來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著爲令○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俾衆子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五月贈祭交趾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熹有罪俱免爲庶人○上出酒論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酬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薛應旂曰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愼守而服膺者也

琦汝還利表陳昌卒乞守國像侯命○汝敬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顧通請謁　上召榮

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形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啟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瓦遣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刑部尚書金純致仕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强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棗强

上許之併申飭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壬午皇子祁王生 上之第二子也○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等扈從勑駙馬都尉表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潞河駐蹕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文武官吏耆老朝見 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

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
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虜善訓勵
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于温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
退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率
寇萬衆侵邊已入塞下請將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孽虜
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
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
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
之必矣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啣枚
欽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

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
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墜馬虜大驚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
繼而神機銃礮發虜人馬死者太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
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
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
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
是有俘獲還者　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
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
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
各遣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

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建曰　宣廟英武亞于
肅戎陣如摧枯拉朽然所以然者由　宣廟爲太孫時
嘗田獵講武從　成祖故平內難芟外夷皆躬
由去國初未遠乘　成祖非征習知用兵故遂能如此亦
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　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
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　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
建嘗謂正統土木之　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
役宣德此役誤之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　上率鉄騎出喜峯口擊虜文
臣獨榮扈從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
兀良哈舊前斬馘功最也

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
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劉觀有罪下
獄謫居遼東先是　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
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
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
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
所顧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
榮曰是時贓貪方賞最甚者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
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
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效之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
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
風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

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勑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出其屬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贓貪狠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驛私減公皆明著實迹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輻戍遼東而令觀隨往

按天順日錄宣德初許臣僚燕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自顧佐爲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百僚禁用歌妓朝綱始振天下想聞其風采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憚之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多貪縱效尤成風贓穢狼藉至是玘奉勑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憲臺爲之一清○戊戌大雪　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月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爲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上以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勑嘉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備顧問謀議其勑蹇義曰卿歷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讜讜議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葢以卿春秋高尚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宙亮爲

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講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密思慮益致嘉猷用副朕眷倚老成之意欽哉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入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峯黃厓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與和林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與和大寧遼東北肅寧夏邊圍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歷國朝三百里云

十二月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二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尚書胡濙定考其儀上之著爲令○福建樓濂反伏誅○敕南京刑部侍郎倪氏考察京官

己酉　宣德四年

正月騶虞見于南京畿內之來安縣守臣得之以獻○雨京地震○上居齋宮召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稱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

盡心

二月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兎白兎各一　上賜以
龍衣玉帶璽書奬諭　○禮部尚書吳中言昨山西圓果寺
奏本寺古蹟道場爲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復民爲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勿勞吾
民　○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
厲慄然吏有遭撻者招撫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
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薦
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
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
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
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
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
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
自治恩與法並行矣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
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
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
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
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
不聽訴理　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

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
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
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建曰祿薄而薪芻無資固非躰臣之道歸皂而使給薪
芻亦非正大之躰後來緣此遂有柴薪皂隸之設徵銀
代役始名正言順事
躰穩便畫亦可行焉
兵部尚書張本奏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
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毋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又
凡遣人齎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虗費請
給一騾從之
三月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
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于官無力培植乞賜減
免積欠茶果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 上諭尚書郭敦曰
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
悉免之
四月郭璡爲吏部尚書○書論寧王
時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
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米
眷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
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
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
品級與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 上覽奏
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此
舊制非自出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益未可量
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
國中尉遍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

于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于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祖時本當頒給郡王誥勑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挑至京仍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寬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益托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整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子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

之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高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

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徙隆慶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時巡按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黑峪口巡檢司于紅門口爲便遂徙之○免上虞縣舉人李宗侃補伍侃祖至道充楚雄軍侃已中式衛追補有司以達兵部奏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具軍伍俾讀書會試自効○代州署訓導舉人曹鶚自奏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　上嘉其志改爲泰和典史俾習

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南京進鱘魚薦奉先殿獻
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殿召太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鱘魚醇酒加賜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章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付託 上又賜太學士楊榮詩

詩曰武夷巍峩青插天丹山碧水相連延扶輿磅礴之所産往昔奮起多名賢只今繼續楊華芬漢清白吏有遠孫明經策第多詞垣皇祖承天御天下竭職論思靡餘暇懷忠秉誠履堅貞臨事果達智識冲禁中頗牧才卓犖風雲驥足千里輕顧予菲德忝嗣位旰食宵衣急圖治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安危休戚翳余一人大厦之興藉梁棟爲邦必資輔弼重卿事太宗兼仁考歷年固多身未老方茲倚重傳與保士有大抱負堯舜其君民最哉弼違補闕輔吾仁齊芳昔賢輝千春其獎與期許之隆如此

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五月初設鈔關○命工部督責天下有司濬築陂池隄堰時福清民請闢言光賢田官民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工築上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自達甚難既得請柰何復停閣慢廢之乎諭工部申飭府州縣及時修築爲强豪占據妨民者許吐退具實聞已而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陽武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留一萬五百六十人于古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正今久而未補乞如前

議　上命兵部補之

六月郭資掌行在戶部事○轉餉開平

七月幸文淵閣○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奏請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鞫之○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傚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

厥言徧諭之○廣東陽江縣進二白鳥禮部率群臣上表稱賀

八月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免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于後矣其懋勉之○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九月遣將出塞燒荒申明洪武中種桑棗之令○大理卿胡槩奏修嘉興陸贄湖州胡瑗蘇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院從之○山雲討平柳潯賊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用皆不厭人望上亦察之一日　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寡學多慾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洞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任○庚辰　上幸文淵閣謂輔臣楊士奇等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求治道[illegible]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稍服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戊子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翌日大學士士奇上表謝恩降勑賜詩褒答

被是年幸閣者三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故事不得舉火閣臣退食于外　上命于庭中隅地置庖始得會食中堂

帝閱武近郊

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疋　上諭之曰馬畜于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

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建曰牧馬之政漢唐皆收之于監苑至宋與我 朝始牧之于民宋保馬昉于王安石我 朝令民養馬始于太僕寺卿楊砥奏行其法徒爾害民而無益于國家實用此弊極當變之以愚于治安要議尤宪言之 丘文莊于大學衍義補詳言之

庚戌 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祖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實訓一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實訓六卷○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被吉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節愛爲先酌大躰畧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吉不驛騷雖惆悵無矯節君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吉桑奸震爲子求官 上

同吉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周恍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吉言此不足展其才恍得陞侍郎恩撫嘗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汗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懇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抑之因風爲墨所汙吏懼卽肉袒以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白咎不謹被汗 上命易之一特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寒冥情行其敬慎如此吉嘗監修三朝實錄又嘗治水東南吳人尸祝之當是時蹇夏齊名蹇簡重善謀夏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叮嚀民瘼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錢習禮爲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寺官竊減外夷供給 上命

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幸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刻侯諸將薛祿等帥師巡邊

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錡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上御奉天門策會試中式舉人上臨軒發策畢退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必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賁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于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清明節 上詣

陵 獻陵○戊申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旣而中官語之乃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御左順門召見耕夫在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

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倦而耕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踧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飯及之柰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幸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近或一月遠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給一歲且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當躬力役于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

去後嘗一來民亦事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益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葦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兌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換　上悉從之○改江南民運爲兌運○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勑諭六部都察院曰朕

恭膺天命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孜孜保國圖治每食則思下人之饑衣則思下人之寒心存民瘼未嘗忘之今春已和特頒寬恤之令其速行之先是　上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

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蘄州尤甚郡縣以閭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荆獄冤濫者多感召早澇悉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令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回　上歎曰朝廷任六

卿但知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勑用早頒行○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容豈可任于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强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勑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廪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　上曰爾

未知其家馬多即鬻于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之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熊槩爲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爲行在刑部右侍郎○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上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宋太祖之仁厚未相上下者 上曰唐宋皆假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懿德尤多漢高及我太祖皆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祖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 太祖剪除羣雄華元故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扣首以爲至論○追奪

賊官誥勅

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子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

○朝鮮國王李裪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儹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

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鄭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聚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恭政事從之○置萬全都指揮司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

七月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狪侍郎余士吉曠職瘝官本部所繫强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許病死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强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强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死于獄皆由狪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狪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狪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之來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入屯種積糧以充國用　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鄭資兵書張本等言于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

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于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不行

薛應旂曰當因黃福之言而有慨于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鑒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滻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柰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傍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賦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爲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勑申諭之○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巡邊至奇黃嶺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捷聞故有是命秋卒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累創赴鬬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卒追封鄞國公謚忠武

按水東日記獨石參將黃瑄言少嘗迫事武安侯鄭亭陽武侯薛祿兩摠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犬豕皆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太異此事不竭神祠惟騎馬過城隍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不顧也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早暮軍中肅然不毫髮科擾尋以病

還朝繼之者修武沈清則貪濁之風作矣又云亨鎮守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守事也建按武安陽武不獨可爲智勇名將雖謂之賢將無忝求之今日眞成西方美人何可復得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群臣賀　上不許勑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荅天意

其止勿賀○推陞各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爲各部侍郎分設總督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徵收稅糧巡撫河南山西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

按謙浙江錢塘人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貌英偉音如洪鐘遇事敢爲不避權貴嘗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　上命謙數其不軌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　上旨自是受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命大臣經理　上親署謙名超授之時年三十三各省專設巡撫始此

以越府長史周悅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

時越王已絕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
舉恍往任之

按恍江西吉水人爲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
切故弊皆爲之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
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
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之米甲于諸省

擢兵部郎中柴車爲兵部左侍郎

按車浙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
以清慎得名擢江西參議天閘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
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守與車有舊餽密一璽車
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卓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竟不受歲餘復入爲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車治之有
方時會傳言湘潘當有變詔設治江諸郡擇良守以車
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徵復召爲職方郎
中厂內艱奪情治事至是起陞侍郎

以禮部郎中況鍾爲蘇州府知府

按鍾江西靖安人始爲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　薦
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
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便
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陽爲木訥胥持文書皆不
問當否便判有弊蠹輒嘿識之通判趙忱肆謾侮鍾亦
不校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至僚屬
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勑未嘗宣今日宣勑既宣中
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于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
呼吏老言吾聞郡人多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
雖不能如闔羅老子自爲剖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
惡戶報來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吾且爲
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
大聲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然乎某
日某如之群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
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膂力者四人輿一胥擲空中擷死
之皂姑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狗鼠輩爲吾
樹虐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若狗曹皂懼如命立殺
六人命一人鉤其髮拖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
人庸儒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慄華
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況青天

時與況鍾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愚陞常州府知府戶部郎中徐鑑陞瓊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陸本深陞吉安府知府監察御史何文淵陞溫州府知府後皆爲名臣

建曰　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與夫年勞之拘用惟其賢惟其能而已矣故當時號稱得人蓋古今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顧君相所以招徠駕馭之者何如耳如是年所用諸臣皆奇才異能極一時之選　聖君知之賢相舉之墨書超拔而久任之至十餘年不易甚久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焉故當己焉是以諸臣皆爭自濯磨奮勵以求無負于君臣之知匡國寧民之功照耀簡册　祖宗致治之盛有由然矣大抵超遷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闕一不久任則雖才無以成功拘流超遷則不能鼓舞豪傑向上之心息其有爲之志三弊品則使人自畫而絕其自之積庸流之幸而才俊之所甚不便國家生民之尤甚不便也　祖宗朝三善咸備而近日則三弊胥集焉是故今時人才豈無同于紫況數公之匹而三弊以限之拘之意之絕之雖有才而無由以自表見于世與無才同矣乃號于天下曰後世人才不如古嗚呼其責無才耶其不善用才耶謀國者試思之

王瓊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甲科未必能網羅真才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于舉人舉人未必皆優于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按此論甚確故著之

安南黎利篡陳暠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或請興師討之　上不許遣使封利爲安南國王自後朝貢不絕

按黎利初乞立暠爲陳氏後特假設之辭耳其實利一向專國故張英公謂此出黎利之謀至此其情益明值

中國厭兵遂一
切包荒不較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塲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以處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大雪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序

十二月二十九旂大如彈九色黃白光耀有彗羣臣表賀○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築捍海堤

閏十二月定張巡許遠祀儀于睢陽睢故有唐忠廟祀巡遠南霽雲雷萬春賈賁姚閭至是歸德知州李忠以爲奏上命禮部議禮部議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霽雲四人配享從之○是年曹縣知縣范布正復其官

拔希正在曹得民心有奸支許取民財縱火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以他事誣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于通政司言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剔蠹恤政簡訟息奸吏欺公玩法通邑所患又侍郎許廓過曹者老遮道代訴廓移文吏部具以聞 上曰希正君子也遣還任希正益仲淹之後云

封昭皇后弟張昇爲 安伯○山雲討平慶遠蠻

辛亥 宣德六年

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賜燕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幃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先是戶部官奏查得洪武二十八年本部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征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地開種欽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尤多繁勞尤甚乞要比例一節奏 聖旨准令照例

按此我 祖宗厚下裕民渥恩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變也當時緣不起科後來遂致權勢奏討爭占之擾王宇溪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瀰望皆不[illegible]于此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機也惜夫當時謀臣無深識遠圖遂不知出此羅一峯倫謂以堯舜之道輔其君則分田制產經傳固有成法楊東里人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

向月一時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
以無善治也此言責備三楊亦是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籍其家

按祚蘇州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參議以
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宣德初召
爲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馳疏勸 上經筵進講大
學衍義大畧言帝王之學在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知
要 陛下倫有聖質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
少有程度于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
而洞察乎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
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
平舍此書不可願于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
不可問歟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
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
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于
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于疎遠天下之民受
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甚其中含譏訕差官校逮繫至京
并其父母妻子家屬丁憂歸衣衛獄禁錮者數年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
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
厥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
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
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析
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
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
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
佞佞妨賢病國卒以厲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四月有星孛于東井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
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據占小民日
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　上命車及御史
一人往理之○溧陽妖人伏誅○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
潘

六月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効用內庭行在禮部
以聞　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爲指揮尚欲何求而勇于
自殘求進其付刑部治罪非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
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讖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
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
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
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
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
今天下平寧　上時時微行何足慮耗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
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焉蓋盜嘗

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　上旣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卽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蓋先是蹇義嘗以天下太平勸　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按忠初名也先仕于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　上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害已嘗罪其尤者　上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監察御史馳往各處盡收其資橐并其人械送京師旣還道經故城縣丞銘素悍暴又時大醉而酗聞有內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奪前梓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于所聞而宥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已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栽植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熒惑犯南斗

十月戶部定官軍免運民糧加耗則例○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宦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此儀悉械

送京師治之○丙午　帝巡近郊庚戌還京

十二月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詰武莽武路阿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初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究其由皆琦指使于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四保與海爲之事覺下法司議罪命凌遲琦而斬巨隊等十人于市時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暴下錦衣衛獄拷死馬俊回至良鄉自經死命錦衣衛磔其屍梟首于市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捕至獄具械赴南京凌遲于市梟首示衆丙申諭右都御史

顧佐等出榜曉諭中外○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即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之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其聞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衣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啣冤歸怨于上朕何由知天地鬼神共怒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誅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水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祐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沈嘿不伐善務名及疾革楊士奇楊榮問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于生民復何言或請啟身後之澤者幼孜正色曰爲子孫求祿君子所恥遂卒

按金文靖居內閣垂三十年名位亞二楊國事皆二楊決之顧問皆二楊承之文靖唯唯而已以故平生言行事功無顯顯可稱述者傳謂其簡易沉默不伐斯固盡其爲人耶

壬子　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曾棨卒贈禮部侍郎謚襄敏

按察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　成祖親批貫通經
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
文明尚咨啟沃惟良顯哉授修撰修永樂大典爲副總
裁賦天馬海青歌詞氣豪宏　上東宮與修兩朝實錄
日直文淵閣至是以疾卒　上深嘉歎屢陞今官侍

二月　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
齋宮論寬恤事宜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
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
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
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
吉爲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爲說　上今再下勑寬恤舉此
爲第一事卻于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
復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怒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
恤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賢路數事爲對又
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次陞授不免愚良混
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
舉者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勑頒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
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
上曰不可令多人知恐勑諭未下事已遍播于外矣胡濙
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于是士奇退同濙議增十
數事通錄明旦進呈　上允之
三月朔勑諭文武群臣曰朕以菲德躬承天命嗣　祖宗

之大統夙夜惓惓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民爲要當
春時和萬物發生顧念兵民有未得所祗體造化之仁愛
敷懷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以仰荅天與　祖宗之
心爾羣臣宜同朕志合行庶務勉力欽承一布政司按察
司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該
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
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
能爲國爲民者又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
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保舉
赴京選用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

貶罪并罰舉者

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
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弊
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部
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予有二弊互
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爲不若遂行周官推賢讓能之法
豫令百官推讓奏薦一官缺吏部擇所讓最多者奏授
之不俟瞻缺輕信一人之舉而濾授焉擢授由吏部而
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于虞庭濟濟相讓
之美庶幾孟子所謂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之必庶然可
免于二弊矣嗚呼斯讓道也晉劉寔嘗有論焉宋朝嘗
行焉愚于治安要議因宪言焉有志斯世者察焉

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意

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群卉與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
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予輔招隱

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在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予將爾揚

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鬱蜚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入冊平涼羣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月給以工食

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洪武間凡府縣皆置東西南北各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有災荒以貸貧民時有司忽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壞贖穀罰掩爲已有御史朱鑑以爲言　上令各郡縣修理儲集給貸以時仍命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上親製翰林院銘

其辭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撓務之嚴予度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

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洛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
必慎乃守敬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
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悉于外心存太公罔寢
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匡前
休欽哉
無斁

七月　上燕閒閱內庫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
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
王業之所由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
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
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
嘗歷田野採桑有蚕繰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
山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眞西山
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蚕勤
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爲圖揭于宮掖布于
戚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上
登萬歲山謂侍臣曰此元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
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
政稍更變仁宗繼之興學校勵風憲致治爲治一遵祖法
足爲賢君英宗果于殺戮奸黨畏偪遂搆大變泰定以後
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
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
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

不可感侍臣曰樂紂之迹殷周之鑒也　上曰然○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司官吏兼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逾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闕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占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

爲神屢昭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人有疾禱之者弁行無沒溺之患享燹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謂礼部尚書胡濙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如瑄所言有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差北京刑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摠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九月順天府尹李庸檢舉科塲許貝事御史楊懷給事中等劾庸及監試御史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于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矣

御史給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不克露矣○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

勅嘗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
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
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中國之人爲遠夷役乎且夷
性儁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慰使敦睦隣
好保境安民○南蕃白葛達國入貢是時又有西境天方
國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天方國舊名天堂國默德那
國卽回回祖國也
十二月修祖陵奉陵
癸丑 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 上侍 皇

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勅群臣
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往
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楊士奇撰太平
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焉
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寧民爲職不以阿諛媚悅
爲恭楊文貞前識蹇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勸上徵
行以取媚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獻諛
焉去蹇何能以寸喙當時共
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
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
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
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服也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
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

下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督直隸河間
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孳生馬騾駒一萬七千
九百八十一疋宜分給直隸真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
馬民戶牧養從之○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
保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父性卒賜祭葬以
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　上曰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
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
劉楷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貢

定晉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不堪爲人師
願改別職得太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
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
問義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修
撰爲人明敏疏通楊士奇重之薦入經筵事數年入閣
預政○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下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直
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
永樂聖人臨御朝鞠躬稽首
陳嘉謨　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羣彥朕承大
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列
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髮蕭蕭秋滿面是時朝
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重慰情晉之累月未盡意歸

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鵝弄晴波紫霧紅雲拂瓊鳥芳殽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庭闕身江湖雁蕩峯高青不及中有謝公舊游跡采芝劚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詩石作奎文亭覆之此特恩異數也近代鮮矣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羣臣

七月置武驤騰驤四衛

八月癸亥犯南斗○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採言盧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閏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進頌○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謂其盛前古所未有○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衆累行之○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按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

震曹鶚編修林文冀錡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
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
廟云岩巖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羣飛切雲衢
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
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又令內
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
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升
七人　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
以備用銳情旁求注意作人如此眞可謂勵精圖治之主
矣○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

被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
官及耕作多舉債與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産鬻
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亦虧忱至問民
疾苦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　朝
廷命下詴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蘇
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
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
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阜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
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
粮當輸者粮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遞負者
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收而
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
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
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
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
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
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
積之羸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
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賠
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計

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豪農民無失所者
且赴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具以聞　朝廷皆從之
于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
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揀蒔之際于中下二
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
抵斗還官凡其條約皆協親爲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
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
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濟
饒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謚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運至今賴之

按瑄合肥人以指揮陞都督僉事總舟師江上靖難兵
至江北以迎濟封伯永樂初董北京海漕百萬建倉尹
兒灣城天津衛藉兵萬人戍守築淮揚堤八百里
尋罷海運濬會通河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
儀真瓜洲壩鑿徐州呂梁洪築百陽南旺湖堤開白塔
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徐淮
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存卒導舟說井樹以便行者總理
漕務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倡此永利公
久祠清江浦狀漕
渠旁往往有之

十一月修理南京宮殿○賜朝鮮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
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
守淮安先是禦河民運民夫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
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腳
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
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
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
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
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
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贈湯陰伯謚忠襄
官其子佑戶部主事公有守城功受眷三朝屢登八座衣
食僅充幾不能葬○令捕削髮人送原籍治罪是年日本
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宴公卿于史館是日大雨時以爲豐年之兆
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
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
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
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
夾砂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儲充足士卒精練哨察嚴
謹彼亦何能爲患朕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慢
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時一或警事妨廢秋收無望
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之
按洪武初李文忠等破虜取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
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
則桓州威虜明安隘門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
開平失援難守宣德庚戌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
棄地益三百里宣德以後之
開平非國初之開平矣
尾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其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
之後脫脫不花爲王居沙漠之北哈喇嗔等部皆應之○
妖僧李皐謀反伏誅○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

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卒

按民武進人以進士起家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以私卒于官貧不能喪吳文恪爲經紀始成殮成化間葉夕莊請褒民不果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文華殿○土驥爲北兵部尚書○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搆黨僭言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石居住

上勑雲曰黎利本起賤微因奉陳暠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實建立而彼遽奏暠死暠之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爲天所斃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薄廷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而禍生閨幃馴致

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克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旨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付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祚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淆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交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楊溥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建曰　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飭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聳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　聖子　神孫能繩　祖武時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爲無益或曰後來　宗時屢巡邊關非然耶曰　宣廟之巡邊也爲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爲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按端字正夫河南渑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夜行燭等書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奉志愉

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詰斷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聞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于禮義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之能感人如此學者稱月川先生

遣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震理學豈徵其爲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爲木　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馬彭幸菴澤稱曹月川孔子廟庭當致書河南李巡撫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涌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論君子宜考于斯

井肅獻龍馬○鑄宣德通寶錢

十月翰林學士沈度卒○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槩卒

槩槩舉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常鎮杭嘉諸處所至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槩頓改素節狥子弟之欲喪廉潔之行君子惜之

陳敬宗爲南京祭酒

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雨彰周公

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王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庚刺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勑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玉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子等軍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搔擾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粮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悞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

禁革奸弊一年一代至今因之○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眞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　太廟

乙卯　宣德十年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　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　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　太后然後行

建日莊園雜記宣廟賓天時　張太后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愚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不撓卒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

鄭曉曰帝天資英暢豁達大度致孝睦宗思賢求士臨朝蒞政動咨成法勤恤民隱仁惠孳孳四方每奏水旱蝗災即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斃屢屢詢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曲賜保全慎于用人博咨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畀著令會舉期在牧民責課公卿警箴玩怠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贓吏削籍戍邊不少假借法行貴近刑先化理或言臣下過失容加詳察如其訪誣疎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讒殄間有直言忤恫聖王推心置腹人樂爲用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

下睽華惡在其爲一體也以故禮敬大臣元弼冢宰未嘗易人當是時羣賢效用百姓相安雖有夷狄盜賊未旱之憂不害其爲治平也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挾義爲人沈靜和厚處人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乏骨鯁遇事脂韋無所匡拂故王紳談其典時浮沉李賢譏其依違承順之不服切中其爲人矣方之前代蓋唐之蕭模稜宋之二吉宰相之流云

恭上太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尊　皇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　皇弟祁鈺爲郕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鬻林知州林長楙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蒙蒺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窴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京師鞿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鞿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鞿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

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勑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按此實國家大計三楊當國顧慮不及此何也

楊士奇等上言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遽敢言然此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朔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以輯寧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從之南京參贊機務自此始

八月辛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勑修　宣宗皇帝實錄○北虜阿台朶兒只伯擁衆寇甘涼西陲驚擾乃擢監

察御史羅亨信爲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莊浪等處練兵備邊擢浙江按察副使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儲○擢兵部郎中徐晞爲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

按晞常州江陰人出身吏員爲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析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厭色晞紿裾而走徵夜其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爲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王事每創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意後主事沒晞爲舉殮送之歸後至兵部尚書建曰詩云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閒初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兎兎之野人而其才猶可爲干城之用也在我祖宗朝則多賢胥與周匝休焉松江守進賢黃于威作郡擅政譽與藤州況鍾齊名南昌萬祺與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衡洪秉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爲御史餘爲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者由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爲振之徒而皆爭自濯磨奮勵爲振作鼓舞之術所以雖胥吏保薦之途廢而資格之法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望雖歲貢絕部曹之陞而況吏員乎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才或墜爲小人愚于是重有感

擢兵部右侍郎王驥爲兵部尚書驥眞定束鹿人○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山西大同人初侍　上于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爲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　上布武于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將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第一遂超陞

這句一出世便立這主意所以功名就親往來致有大之變也

都指揮僉事廣爲人尋常慵懦常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
役閱門遂大見親暱後累官都督鎮朔將軍鎮守宣府

述曰　宣廟崩而王振專權于此見世道升降之一大機焉夫洪武開國宦官止供守門傳命灑掃使令之役而已而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雲孟驥諸人聞其名矣然猶未甚用事也至宣德王瑾劉永成諸人承寵用事矣然猶未專政柄制國命也至正統初　英廟幼冲王振掌司禮監擅作威福始事體大變自此而　天子深居大內不與羣臣相接議政矣自此而中官勢熾中外之權一歸于司禮監矣自此而武倫浸弛胡虜跳梁而邊患日作矣自此而承平玩寇綱紀百度浸以變易息弛矣嗚呼豈天不欲世道之常泰乎不然胡爲奪我
仁　宣二祖之速而使王振得以逞其志盈其惡也可勝嘆哉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五終